

說岳全傳

一
函
二十冊

增訂精忠義說本全傳卷之二

第五回

岳飛巧識九枝箭

李春灝締百年姻

詩曰

未曾金殿去傳臚

不用屏中圖孔雀

先識魚龍變化多

却教仙子近嫦娥

話說當時周侗問岳飛爲着何事不去應試岳飛稟道三個兄弟俱是富豪之家俱去備辦弓馬衣服你看孩兒身上這般襠襠襖襖上那有外來買馬爲此說且待下科去罷周侗點頭道這也說的是也能你隨我來岳飛隨了周侗到臥房中開了箱子取出一件半新不旧的素白袍一塊大紅片錦一條大紅鸞帶放在桌上叫聲我兒這件衣服与你令堂請煇你的身材改一件一袍餘下的改了一頂包巾這塊大紅片錦做一個砍肩一

副紫袖大紅套帶拿來束了將王員外送我的這匹馬借與你
騎了到十五清早就要進城的可連夜收拾起來岳飛答應一
聲拿回家去對母親說知就禪安人便連夜動手就做次日周
伯獨坐書房觀看文字听得腳步响抬頭見湯懷走進來道先
生拜揖家父請先生看七學生可是這般裝束么周伯見那湯
懷頭上帶一頂素白包巾頂上秀着一朶大紅牡丹花身上穿
一頂素白繡花戰袍頸邊披着大紅繡絨欹肩兩邊大紅紫袖
腰間勒着銀軟帶脚登烏油粉底靴周伯道就是這等裝束罷
了湯懷又道家父請先生明日到舍下用了飯好一同進城周
伯道這到不必總在教場會齊便了湯懷纔去又見張顯進來
帶着一頂綠緞子包巾也秀着一朶牡丹花身穿一件綠緞秀
花戰袍也是紅欹肩紅紫袖軟金帶勒腰脚穿一双銀底綠緞
靴向周伯作了一個揖道先生看七學生可像个武中朋友么
周伯道好你回去致意令尊明日不必帶我可在教場中會齊

張頭各處回去傷腿王貴走將進來叫道先生請看孝生穿
着何如但見他身穿大紅戰袍頭帶大紅包巾秀着一朶白扮
圓花披着一大紅絨袖赤金軟帶勒腰脚下穿着金黃
緞靴配着他這張紅臉渾身上下火炭一般周侗道妙呵你明
日同爹七先進城去不必等我七在你岳人哥家吃了飯全他
就到教場中來會齊便了方纔打發王貴進去岳飛又走進來
道爹七孩兒就是這樣羅周侗道我兒口下日將就些罷你弟
兄們已多約定明日在教場中會齊我明日要在你家中吃飯
同你起身岳飛道只是孩兒家下沒有好菜款待周侗道隨便
罷了岳飛應諾辭別回家對母親說了到次日清晨周侗過來
同岳飛吃了飯起身出門周侗白騎了這匹馬岳飛跟在後頭
一路行來直至內黃縣教場你看人山人海各樣趕集的買賣
并那幾蓬酒肆好不熱鬧周侗揀一個潔淨茶蓬把馬拴在門
前樹上走進蓬來父子兩個佔一副座頭吃茶那三個員外是

城中俱有親友的各七担抬食物送到教場中來揀一個大酒
蓬內坐定叫庄丁在四下去尋那先生和岳大爺那丁見了
這匹馬認得是周侗的望裡向一張見他父子兩個坐著卽忙
回至酒蓬報與各位員外三個員外忙叫孩兒們全了座丁來
至聚蓬內見了先生道家父們俱在對過蓬內請先生和岳大
爺到那裡用酒飯周侗道你們多去致意今尊這裡不是吃酒
的所在你們自去料理停一會占到你們名字你三人上去答
應那果主備問及你哥七你等可稟說在後就來王貴便問道
爲什麼不叫哥七同我們一齊上去么周侗道不若不知非是
我不叫他同你們去因你哥七的弓硬些不顯得你們的手段
故此叫他另考那三個方纔會意辭別先生回到酒蓬與眾員
外說了此話眾員外讚美不已不多時那些各鄉鎮上的武童
紛七攘七的到來真个是貧文富武多少富家兒郎穿著得十
分齊整都是高頭駿馬配著鮮明華麗的戰甲一个七心中俱

再一會見縣主李春前後跟隨了一衆人役進教場下馬在
演武廐上坐定左右送上茶來吃了看見那些赴考的人好生
熱鬧縣主暗喜今日若選得幾個好門生進京得中之時連我
也有些光彩少刻該房書吏送上冊籍縣主看了一個七點名
叫上來挨次比箭再看弓馬此時演武廐前但听得嗤七箭七
响聲不絕那周回和岳大爺在茶壺內側着耳朵听着那些武
童們的箭聲周童不覺微七含笑岳飛問道爹七爲何好笑周
童道我兒你聽見么那些比箭的但听得弓聲箭响不听得鼓
聲响豈不好笑么那李縣主看射了數牌中意的甚少看七點
到麒麟村大叫岳飛叫了數聲全無人答應又叫湯懷湯懷應
声道有又叫張顯王貴兩個兩個答應三個一齊上來衆員外
俱在蓬子下睜着眼睛觀看俱巴不得兒子們取了好上京應
試當時縣主看了三個武童比衆不同行礼已畢縣主問道还

有一名岳飛爲何不到湯懷稟說他在後邊就來縣主道先考
你們弓箭罷湯懷稟說求老爺分付把箭垛擺遠些縣主道已
經六十步何德再遣湯懷道還要遠些縣主遂分付擺八十步
張顯又上來稟道求老爺還要遠些縣主又分付擺整一百
王貴叫聲求大人再遠些縣主不覺好笑起來說如此擺一
百二十步罷從人答應下去擺好箭垛湯懷立著頭把張顯立
了二把王貴是第三把你看他三個開弓發箭果然奇妙看的
衆人齊聲唱采連那縣主都看得呆了你道爲何那三個人射
的箭與前相反箭匕上垛並無虛發但聞擂鼓响不聽見弓箭
的聲音直待射完了鼓聲方住三人同上演武所求縣主大喜
便問你三人弓箭是何人傳授王貴道是先生縣主道先生是
何人王貴又道是師父縣主哈哈大笑道你武藝雖高肚裡却
是不通是那個師父姓甚名誰湯懷忙上前稟道家師是關西
人姓周名個縣主道原來令業師就是周老先生他是本縣的

始及公不相見。今却在那裡。湯懷道現在下邳。遂兩縣主
人比前不多時。周同帶了岳飛到演武所來。李春忙上城迎
接。見了禮分賓坐下。縣主道：「大哥既在敝縣設帳。才蒙賜顧。是
是爲何？」周同道：「非是爲兄的不來看望。那麒麟和中的居民是
好與詞構訟。若爲兄的到賢弟衙裡走動了。就有央說人情等
事。賢弟若听了。情分就壞了。國法不。又傷了和氣。故此不來。
爲妙。李春道：「極承見諒了。周同道：「別來甚久。不知曾生下幾位
令郎了？」縣主道：「先室已經去世。只留下一個小女十五歲了。周
同道：「既無令公子。是該續娶了。」縣主道：「小弟因有些賤恙。不時
舉發。所以不敢再娶。未知大哥的嫂嫂好么？」周同道：「也去世多
年了。李春道：「曾有令郎否？」周同把手一招。叫聲：「我兒可過來見
了。」叔父岳飛應聲上前。向着縣公行禮。李春看了。笑道：「大哥又
來取笑小弟了。」這是一位令郎。是大哥幾時生的？」周同道：「不臘

老弟說令愛是親生此子却是愚兄螟蛉的名喚岳飛請賢弟看他的弓箭如何李春道令徒如此令郎一定好的何須看得周侗道賢弟此乃為國家選取英才是要從公的況且也要使大家心服豈可草上人情么李春道既如此叫從人將垛子取上來些岳大爺道再要下些縣主道就下些從人答應岳飛又稟還要下些李春向周侗道令郎能射多少步數周侗道小兒年紀雖輕却開得便弓恐要射到二百四十步李春口內稱贊心裡不信便分付把箭垛擺列二百四十步列位要曉得岳大爺的神力是周先生傳授的神臂弓能開三百餘斤并能左右射李縣主如何知道看那岳大爺走下階去立定身拈定弓搭上箭搜上的連發了九枝那打鼓的從第一枝箭打起直到打到第九枝方纔住手那下邊這些看考的眾人齊聲喝采把那各鄉鎮的武童都驚呆了就是三個員外同着湯懷張顯王貴三個在茶蓬內看了也俱拍手稱贊只見那帶箭的連着這塊泥

正九枝箭一總捧上來。道這位相公真個希奇。九枝箭從一
孔中射出。箭攢上李春大喜。道：「令郎青春幾歲了？」曾舉道：「不
周侗道：「虛度二八尚未定親。」李春道：「大哥若不嫌棄，願將小女
許配令郎。未識尊意。」允了。周侗道：「如此甚妙。只恐攀高不起。」李
春道：「好弟兄何必客套。」小弟卽此一言爲定。明日將小女庚
帖送來。周侗謝了。卽叫岳飛可過來拜謝了。岳父岳飛卽上來
拜謝過了。周侗暗裏歡喜。隨卽作別起身。道：「另日再來奉拜。」李
春道：「不敢容小弟奉屈來衙。」敘周侗回道：「領教。遂別了。」李
春同岳飛下嶺。武所來到蓬內。同了衆員外父子們一齊出城。
回村不表。且說那李知縣公事已畢。回至衙中。到了次日。將小
姐的庚帖寫好。差個書吏送到周侗館中去。書吏領命來到了
縣衙門前。到王家庄上。庄丁進來報與周侗。周侗忙教請進那
書吏。進到書房。見了周侗。行禮坐定。便道：「奉家老爺之命。特送
小姐庚帖到此。請老相公收了。」周侗大喜。便遞與岳飛。道：「這李

小姐的庚帖可拿回去供在家堂上岳飛答應雙手接了回到家中與母親說知岳安人大喜拜過家堂祖宗然後觀看小姐的年庚說也奇異却與岳大爺全年全月全日全時生的豈不是姻緣輻湊不在話下這邊周侗封了一封禮物送與書更道有勞尊兄遠來無物可敬些匕代飯莫嫌輕褻書更道走不敢收了禮物稱謝告別回去不題再說岳大爺復至館中周侗分付明日早些个我到岳府去謝了丈人岳大爺應允曉得過了一夜次早天明父子兩個梳洗了就出了庄門步行進城來到吳門首將兩張謝帖在宅門上投進李春即時開了宅門出來接進內衙行禮畢岳飛拜謝了贈親之恩李春回了半禮敘坐談心少停擺上筵席三人坐飲了一會從人將下席搬出去周侗見了便道小弟兩個是步行來的沒有帶得家人來不消費心得李春道旣如此賢婿到此無物相贈小弟還有幾匹馬未曾賣完奉送令郎一匹如何周侗道小兒習武正少一騎若

承厚賜極妙的了酒已過多到是同去有七馬再來飲酒罷李
春道使得便起身一全二人來到後邊馬房內命馬夫取套杆
伺候挑馬七夫答應一聲周備便悄七的對岳飛道你可放出
眼力來仔細挑選這是夫人送的不便退挾岳飛道曉得就走
將下去細七一看他木性心裡最喜白馬的有那顏色好些的
把手一按脚都趺下去了連挑數匹但是一般並無一匹中意
李春道難道這些馬都是無用的么岳大爺答道這些馬並非
是無用只好那富家子弟配着華麗鞍轡遊春玩景代步而已
門婿心十須要選那上得陣交得鋒替國家辦得事業自己珍
得功名這樣的馬纔好李吳王搖着頭道我這是喜剩得這幾
十匹馬也不過送一匹與貧婿代步那有這樣好馬正說之
間忽听得隔壁馬嘶声响岳大爺道這叫声却是好馬不知在
何處周備道孩兒聽見声音又未見馬怎知他是好馬岳飛道
爹七豈不聞此馬声音洪亮必然力大所以說是好的李春道

賢婿果然不錯此馬乃是我家人周天祿在北地買回如今已
有年餘果然力大無窮見了人刮踢亂咬無人降得他住所以
賣了去又退回來一連五六次只得將他鎖在隔壁這牆內岳
大介道衙不同小去一看李春道這怕賢婿降不住他若降得
住就將來相贈便了便叫馬夫開了門馬夫叫岳大介須要
仔細這馬却要傷人的岳大爺把馬相了一相便把身上的海
背脫掉了上前來那馬見有人來不等岳大介近身就舉蹄蹄
于亂踢岳大爺縱把身了一閃那馬又回轉頭來亂咬岳大爺
望後又一閃趨勢一把七鬚毛抓住舉起拳來就打一連幾下
那馬就不敢動了正是

驍驍逢伯樂

馳騁遇三良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歷泉山岳飛盧墓

亂草崗牛鼻剪徑

詩曰

飄蓬身世兩茫然
運籌絳帳無他慮

回首孤雲更可憐
只圖四海姓名傳

自古道物各有主這馬該是岳大爺騎坐的是然伏他的教訓
動也不敢動听憑岳大爺一把牽到空地上仔細一看自頭至
尾足有一丈長短自蹄至背約高八尺頭如博兔眼若銅鈴再
小蹄圓尾輕胸闊伴兒俱好但是渾泥汚住不知顏色如何看
見傍边有一小池岳大爺就叫馬夫拿刷鉋來馬夫答應取了
刷鉋遠處的站立着不敢近前岳大爺道不妨事我拿住在此
你可上前來與我洗刷乾淨了馬夫道姑爺須要緊拿了待我
將舊籠頭替他上了然後洗刷岳大爺道不妨你來上就是馬

夫卽將籠頭上了將馬牽到池邊替地洗刷得乾淨岳大爺看了果然好匹馬却原來渾身雪白並無一根雜毛好不歡喜岳大爺穿好了衣服把馬牽到後堂階下拴住了上房拜謝岳父贈馬之恩李春道：「匹馬何足挂意又命家人去取一副好鞍轡來備好在馬背上周侗在傍看了也喏采不迭一個重新入席又飲了幾杯起身告別李春再三相留不住叫馬夫又另脩了一匹馬送周老相公回去那馬夫答應了又去脩了一匹馬李春送出了儀門作別上馬去了夫跟在後頭出了內黃縣城門周侗道我兒這馬雖好但不知跑法如何你何不出一轡頭我在後面看如何岳大爺應道使得就加上一鞭放開馬去只听得忽喇七四個馬蹄翻盞相似往前跑去周侗這老頭兒一時高興起來也加上一鞭一轡頭趕上去這馬雖比不得岳大爺的神馬那馬夫那裡跟得上來直趕得汗流氣喘不住喘父子兩個前後一溜跑到了庄門首下馬進去周侗纔了五錢

銀子賞了馬夫叩謝了騎了那匹原來的馬自回去了這
裡岳大爺將那馬牽回家中與母親細說岳父相贈之事母子
各七感激周先生提挈之恩且說那周侗只因跑馬跑得熱了
到得書房就把外衣脫了坐定取過一把扇子連搗了幾搗看
看天色將晚下來覺道眼目昏花頭裡有些疼痛起來坐不住
只得扶上床睡不一會胸腹脹悶身子發寒發熱起來岳大爺
聞知連忙過來伏侍過了兩口越覺沉重這些弟子俱來看望
員外們個七求醫問卜好生煩惱岳大爺更爲着急不離左右
的伏侍到了第七日病勢十分沉重衆員外與岳飛王貴等俱
在床前問候周侗對岳飛道你將我帶來的箱篋物件一應都
取將過來岳大爺答應一聲不多時都取來擺在面前周侗道
准得衆位賢弟們俱在這裡愚兄病人膏肓諒來不久十人世
了這岳飛拜我一場無物可贈慚愧我漂流一世並無蓄積只
有這些須物件聊作記念草七後事望賢弟協辦的了衆員外

道大哥請放心調養茶喜好了就不必說果有不妥弟輩豈要
鵬舉費心周侗又叫王賢弟那潞泉山東南小山下有塊空
地令郎說是尊府產業我却要葬在那裡未知王賢弟允否王
明回道小弟一一領教便了周侗道全仗全仗便叫岳飛過來
拜謝了王員外岳飛就連忙跪下拜謝王員外一把扶起道鵬
舉何須如此周侗又將三個員外說資弟們若要諸姪成名須
離不得鵬舉言畢痰湧而終時乃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行
年七十九歲岳飛痛哭不已衆人莫不悲傷當時衆員外整備
衣衾棺槨靈柩停在王家庄請僧道做了七七四十九日經事
送往潞泉山側首殯葬已畢岳大介便在墳上搭個薦棚在內
守墓衆員外時常叫兒子們來陪伴時光易過日月如梭過了
隆冬倏忽已是二月清明時節衆員外帶了兒子們來上墳一
則祭奠先生二則與岳大爺收淚王員外叫聲鵬舉你老母在
堂無人侍奉不宜久居此地可收拾了同我門回去罷岳大爺